

冯卫东  
冯涛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玩儿房



冯卫东 冯涛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儿房 / 冯卫东,冯涛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6(2001.9重印)

ISBN 7-80094-995-8

I. 玩...

II. ①冯...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034431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21号)

邮编:100021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04千字 插页2

2001年7月北京第1版 2001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1001—5000册

定价:20.00元

# 序

谭宗远

1986年我调到朝阳区文化馆以后，就认识了冯卫东，他常到文化馆来活动。那时，文学组的负责人刘延老师还没退休，酷爱文学的青年比较多，文化馆的活动也多，常能与卫东见面，聊聊天，只知道他写小说，看过他发表的《耍床》、《神龛》等短篇，还听说他发表过乡土小说、侦破小说、通俗小说、纪实小说、报告文学等等，已经有几十万字了。

我们文化馆几个业余写东西的朋友，常在一块儿聊天，聊新出版的书，聊古书和旧书，书像月下老，把这帮文友牵到一块儿。还聊谁谁写了多少、发表了多少文章。一帮子做文学梦的青年，弹指变成了中老年，做文学梦的“贼心不死”，图什么？图追求，图兴趣，图乐子，图名利？一句话说不清，反正是放不下。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挖井的境界，卫东恐怕就是这种愿意自讨苦吃，愿意挖井，并且还接着挖的人吧！

卫东的那本长篇小说《老屋》，差点捅出娄子，十几个人对号入座，要联名起诉他。文能惹事儿，自古有之，卫东没想到他的《老屋》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感到压力很大，打电话告诉我，我说：“没事儿，有拣钱拣物，没有拣骂的。谁愿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呀！”我给了他一点儿安慰。

现今这个长篇小说，写了几个玩房的人。

写了冯山、李淑琴、张剑坡等几个主要人物，着力雕刻出来的是一些无奈的人物。冯山想干一番事业，因为太耿直，屡碰钉子，遭排挤和打击报复，自认为怀才不遇；张剑坡这个人物，色迷攻心，小心眼儿，嫉贤妒能，极尽巴结、溜须拍马之能事，讨好上司，甚至不惜把男儿身奉献给女上司，是个甘当“鸭子”的丑恶角色，没有脊梁骨的男人，在家庭，在单位，在社会上都挺不起腰杆，顶不起锅盖来；李淑琴是个伸手要官、花钱买官的人物，她利用职权，向各关节奉献房子。房子是特殊商品，房子就是钱，她用房子铺就了升官发财之路，她是玩房的典型人物。想升官，想玩好房，就得先玩好人，就得先玩好上司，她把张剑坡玩得滴溜乱转，把上司玩得按她的意图办事儿，她能呼风唤雨，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寻刺激，她以下级为傍肩儿。她乃舞林高手，麻将教头，她吸毒成瘾，为寻刺激，与雄狗黑贝交媾，她是典型的腐败分子，社会的毒瘤，大千世界确有其人其事，信不信由你。脓包捂是捂不住的，应该相信百姓的承受能力，暴露毒瘤、毒草，才能铲除毒瘤、毒草。

作者把人物放在了一个特殊的舞台上，放在了“玩房”的特殊氛围之中。房子是特殊商品，置换、倒卖特殊商品的人物，便是特殊的人物。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得住房，都得琢磨怎么才能住着宽敞，住着舒服，都得绞尽脑汁改善居住条件。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得通过房子寻求发展，房地产的开发，危旧房的改造，房屋置换机构、房屋中介机构之所以兴旺发达，与市场经济与利益的驱动是分不开的。

《玩儿房》围绕换房站刻画社会众生相，有国营房地局换房站的站长和换房员；有开换房中介机构先河的个体老板；有入道后极快暴富的小市民；有换房换车换老婆的混世魔王；有喝“回龙汤”性欲骤增的变态怪人；有跑单帮玩空手道的房虫子；有表

面道貌岸然背后吸毒寻刺激的女局长；有买房时与卖房人一见钟情的女记者；还有玩房玩股的富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沸腾的生活中扑腾着。

令人遗憾的是卫东的笔力有限。

贾平凹认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的糟踏纸和字，更认为文章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子儿，不是强为的，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

让时间和社会去检验这本书的成败吧！

2001年3月6日

# 目 录

序 .....	谭宗远 (1)
第一章 换房站的风流客 .....	(1)
第二章 多疑的无冕之王 .....	(21)
第三章 吃醋的男人 .....	(37)
第四章 梁女士告状 .....	(51)
第五章 窝囊的哈老太 .....	(63)
第六章 李淑琴遭暗算 .....	(87)
第七章 羁绊 .....	(106)
第八章 戴绿帽子的人 .....	(118)
第九章 捕风捉影 .....	(135)
第十章 三陪女出官司 .....	(141)
第十一章 倚权仗势的换房户 .....	(149)
第十二章 难于拉开的玩房内幕 .....	(158)
第十三章 冯站长舌战上司 .....	(166)
第十四章 房调处负责人的死因实录 .....	(174)
第十五章 恩将仇报的风流娘儿们 .....	(186)
第十六章 李冉居换房耍猫儿腻 .....	(204)
第十七章 高大柱恋上王伊豆 .....	(212)
第十八章 谁有疾苦谁知道 .....	(221)
第十九章 好汉做事好汉当 .....	(233)

第二十章	滋阴阳的回龙汤	(246)
第二十一章	幕后操纵	(257)
第二十二章	房虫儿骗钱了无踪	(266)
第二十三章	玩房人玩房玩出了花	(278)
第二十四章	换房记录	(293)
第二十五章	精明的合作人	(307)
第二十六章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316)
第二十七章	女局长与雄狗黑背之秘闻	(329)
第二十八章	寂寞女记者	(340)
第二十九章	女局长与傍肩儿美国之行	(352)
第三十章	谁是网中鱼	(367)
后记	冯卫东	(381)



# 第一章 换房站的 风流客

风雨中的李家楼地方不大，别瞧不大，名气不小，却也历尽千百年的沧桑了。据说秦始皇手下高参李斯一家曾蜗居于此，故尔得名。

学书城里的地名，常以历史掌故而得名，考证起来颇有滋味。

如乾坤门外的营房，据考证是清兵住的地方。

出乾坤门往东，便能望见古香古色的一座牌楼，还能望见东神庙的山门。过了东神庙再走十来分钟，到了颂东店就能望见“乾区换房站”的门楼了。

要是从李家楼走，得往西。过红绿灯十字路口，冷不丁抬头一望，头顶上有座愣高愣高的玻璃钢塔楼，足有五六十层楼之高，那就是有名的“乾坤大厦”。那是日本“熊谷组”的“大手笔”，满可以与纽约的摩天大楼相媲美。过了“乾坤大厦”往西能看见李家楼邮局，能看见李家楼交通队。再往西是李家楼交通监理站，再往西到了颂东店，就能看见“乾区换房站”的门楼了。

换房站是一座四合院，磨砖对缝的青砖墙体，房顶是浑厚的灰瓦。这座老式宅门两边的门墩，那鬼斧神工弄出来的砖雕影壁，那飞檐上的仙人走兽足以证明这宅门的资历了。据说是一位

贝勒的府第。这座三进的四合院与东神庙与李家楼会馆早被列入文物保护之列了。

冯山是换房站的小职员。

冯山搬着自行车进了古香古色的门楼。他绕过影壁，走进月亮门。院内的石榴树、紫丁香，还有那些花草被雨水冲刷得水洗过一样，绿得没法再绿了。他支上车，脱了雨衣，走进北房大厅。大厅是三间北房，前出廊后出厦，透着气派。厅内所有人的目光一下集中在他的身上。十几个人正围坐在大桌子上抄写换房材料。五月份要开换房赶集大会，从每个房管所抽来一名房管员，到站里来帮忙。

大个子张剑坡正站在隔断墙的小方窗户边的电话机旁。他足有一米八几的个头。他的脸型要是能缩短点儿的话，还是挺精神的，没辙，从娘胎里挤出来的，脸就比正常人长一截，显出驴脸瓜达的样子。迷糊着一双色迷迷的小眼儿，嘴长的像女人的嘴，从鼻子往下看，还是挺帅的，挺能诱惑女人的。

张剑坡身边站着李淑琴。她才有一米五三的头，长的又敦实又胖又圆，远看好像一个皮缸。她的脑袋很小，两只单凤眼向下耷拉，头发又稀又黄又短，就像一个蔫不唧唧的冬瓜上落了几撮秋后的毛毛草，一撮一撮稀稀拉拉的头发，好像来一阵风就能吹走。李淑琴拨了几次电话，全没拨通，她好像有什么急事要与谁联系。“嘿——电话本没拿！”

她踩着小碎步到冯山的办公室去拿电话本。她走路的架势够人欣赏的：胳膊窝下像夹了两个热元宵，生怕热元宵烫坏肉皮儿。她的手和小臂向两侧支楞着，就像企鹅的两只爪儿一样。她走步得拿着劲，小碎步走得极快，小短腿紧着倒腾，支楞开的手和小臂就那么一前一后的甩呀甩呀，谁见了这种架势也得偷着乐。她是副科长，谁要是偷着乐，她知道在笑她，她能找茬儿损你。她刚走出大厅，人们就悄声议论她的个头儿和行走的架势。

转眼工夫，她踏着小碎步回来了。她指着自己的脑门儿说：“你说我这脑子，电话本没带来，忘家里了，今儿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张剑坡向李淑琴走了两步说：“您歇着吧，有这几个人忙就行了，哎——对了，李科，吕西村也不来，咱们该买点茶叶了！”

“他——哼——”李淑琴说话声挺大，甦人声高。大厅里的十几个人脖子拉长了一截，竖起耳朵，目光全聚到李淑琴的身上。她打开玻璃杯的盖儿，喝上一口，像说相声一样说：“他正忙着呢，三四个漂亮姐儿，整天围着他转，他也不怕累死，你说，他还有工夫上换房站来吗？那天，我看到一个景儿，哎哟，快闭眼吧！”

众人要听下文，她又端起玻璃杯，打开盖吹吹浮沫儿，喝一口。张剑坡忙问：“看见什么了？”

“在这儿不能说，哎哟，你说大白天的，在办公室……”她走到张剑坡面前，张剑坡立即猫下腰，耳朵顶着她的嘴。她说：“俩人滚到一块儿了，快闭眼！”

在座的十几个脑袋正竖着耳朵听着，听得真真的。张剑坡直起腰，用手胡噜一下耳朵，八成她的唾沫溅在他的耳朵上了，怪痒痒的。他说：“干什么呀——这是，我为什么秘密呢，不就是一男一女滚到一块儿了吗，闭什么眼呀，摔跤的不是老在一块儿抱着吗？”

众人哈哈大笑，笑起来没完没了的。“嘭——”一声，隔断墙上的小方窗户被推开了，伸进来一个“老羊头”。“老羊头”是林玉行的绰号，干瘦，满头白发，眼睛挺大，活像老羊头，无愧于这个绰号。“笑——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跟我说说，我也高兴高兴。”“嗨——没什么新鲜的。”李淑琴说。张剑坡抢过话说：“吕西村大白天在办公室里抱着他老婆摔跤！”众人又是哈哈大笑，有笑弯了腰的，有笑出泪来的，有笑岔了气，用手捶自己后腰的。

“不是搂着他老婆！”李淑琴急忙更正，“是搂着漂亮姐儿，要是搂着他老婆就没事儿了！”

“那可不行，搂老婆也得分个时间地点，在泳池里您要是穿三点式啦，袒胸露腩的没人笑话你，您要是大白天在大街上穿三点式，有人得说您神经病！”张剑坡说得唾沫星子满天飞，“在舞厅里，您蹦蹦跳跳，蹦蹦跳跳没人笑话，在大街上，我搂着您蹦蹦跳跳，行吗？”张剑坡把双手搭在李淑琴的肩上，做跳舞的姿势，嘴里不停地道，“蹦蹦跳跳！”众人又是狂笑，笑起来没完没了。

周青山从外面走进来，他不知众人在笑什么。他问：“你们笑什么？”冯山简单一说，老周说：“别瞎说，吕西村不是那种人，嘴边留点德性！”

“搂没搂您看见啦，你也没看见呀！”李淑琴说。

周青山问：“你看见啦？你能证明这个事儿！”

李淑琴愣了一会儿，眨巴眨巴双眼说：“我没看见还不说呢！”

“嘭——”的一声老羊头关上了小方窗户。

有个穿雨衣的男人气冲冲进了老羊头的办公室。李淑琴胳膊窝像夹了两个热元宵，踏着小碎步走出大厅，往张剑坡办公室走去。雨还在下着，李淑琴把一张报纸顶在头上。张剑坡也跟了过去。

周青山对众人说：“别听她胡说八道，吕西村不是那种人，没影儿的事儿，她也敢胡侃，有影儿的事儿，到她嘴里，她能添枝加叶……”

张剑坡又返回大厅，他端起李淑琴的玻璃杯，转身的时候，瞥冯山一眼。冯山正看着他，俩人的目光对上。冯山的嘴撇了一下，点点头，目光从他的脸溜到他端的玻璃杯上。冯山没说什么，可意思全出来了。张剑坡看一下手里的玻璃杯，感觉出了冯山的意思。他觉得有点尴尬，小眼睛往上一抬，心里暗骂，你小

子说我拍李淑琴的马屁，我愿意，你管得着吗，玩什么深沉呀！张剑坡一转身走出大厅，冲进雨帘，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张剑坡能讨好女人，这是换房站谁都知道的事儿。换房站站长周青山知道张剑坡的底儿，不待见他这种人。房管科科长吕西村更不待见张剑坡浑身的娘儿们气，和扯老婆舌头的毛病。

休息的时候，大伙开始打扑克，吆五喝六的，不大工夫，有人被罚，顶上脸盆，有人脑门儿贴上一张报纸，有人胳膊窝夹把笤帚。周站长把冯山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他们说吕西村的事儿，你说能是真的吗？”

冯山立马说：“局里谁不知道，吕科长与李淑琴是死对头，当着房管所的房管员，她就敢这么胡说，各房管所的房管员回到所里再一张扬，吕西村的名声可就坏了。谎言说一百遍也能成为真的了，李淑琴这人，要想败坏谁，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周青山说：“我早就知道她，不懂房管业务，尽扯老婆舌头，大张这人也不地道，与李淑琴臭味相投。他从商店调来时，我听组织科的跟我说过他的事儿。我不愿张扬他的事儿就得了。一来到换房站，他还是那样，狗改不了吃屎。有个换房的妇女跟我反映过他的事。我快退休了，不愿管他的那些事儿，管了，就得罪人，我要是年青的时候，早抓他说道说道了。等我退休以后，没事儿我就去钓鱼，往河坡上一坐，嘿——心里那叫豁亮。冯山，我退了以后，你接站里这摊工作吧，我跟吕西村提过这事儿，他也同意了。大张特想干这个，说什么也不能把换房站的大权交给他呀，要是交给他，换房站就成妓院了。”

“我可管不了换房站这摊儿事儿，大张不是愿意干吗，让他干呗！”冯山的确不愿当头。在黑龙江兵团时，他就当过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睁眼扒皮地熬心血。他不想当官，只想抽工夫写点东西。

周青山收拾着写字台上的东西，说：“我听吕西村说大张还

找过局里，托工会主席汤金花，找过李淑琴，还找过贾瑞贞，听说贾局对他不错呢！”

冯山漫不经心地说：“他愿干，就让他干呗，我从心里不愿当头儿，不劳神，省心！”

“小人要是得了志，好人就得受气，换房站的权说什么也不能交给他，心术不正呀！”周青山说完把手里的一团废纸扔进字纸篓里。

走进来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冲着冯山说：“你有工夫吗？现在去看我的房怎么样？”冯山跟换房户聊起了换房的事儿。

周站长坐在办公桌边，从窗户往院里看，能看见雨中的石榴树和丁香树，看见翠绿的草和水灵灵的花儿。

突然他看见李淑琴打着伞胳膊窝像夹热元宵踏着碎步从南房向大厅奔过来，冲进他的办公室。

“老周，那屋里要动手，您去看看吧！”

“哪屋呀？”周青山问

“老羊头那屋，来的小伙子挺壮的，要打老羊头，那老帮菜全糠了，经不住一拳，要打出个好歹的来，您这个站长也有责任。听说那小子是从大狱出来的，他姐姐八成跟老羊头有一腿，那屋里正吵着呢，雨声太大，你们这屋里就一点没听见？我在张剑坡那屋里听得真真的，门都踢破了！”

周站长腾地站了起来，说：“门踢破了，我去看看。”他往办公室门那走去，大厅里的十几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都在竖着耳朵听着。冯山也想过去看看。周站长不知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摸着自己的腮说：“这种事怎么管？老林又没来找我。”

“反正我跟你说了，我怕老羊头经不住一拳！”李淑琴说完走出门。周站长从窗户能望见她胳膊窝像夹着热元宵，踏着碎步，经过石榴树，闪进张剑坡的办公室。大厅里一丁点儿动静也

没有，只有屋外哗哗的雨声。老羊头那边没什么动静了。院里有个穿黄色塑料雨衣的人，从大厅窗户前走过，走得很急，边走边冲老羊头的办公室喊：“你要是不给我办，明天我还来！”他在周站长窗户前一晃就过去了。周站长和冯山没看见那人的脸，有雨衣遮着呢。雨越下越大，雨声越来越响。

老羊头拨了个电话号码，他对着话筒说：“你别出去在家等着我！”话筒里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下这么大的雨你还来，又饿了吧！”

老羊头推着自行车进了一座四合院，院里有一棵粗壮的枣树。他把车靠在枣树边的小棚子上，北房的屋门被一个女人推开了，这女人穿一身粉色睡衣睡裤，脚上蹬一双红色塑料拖鞋。老羊头进屋后脱了雨衣。女人接过雨衣挂在衣架上。“下雨天，你来干什么，有什么急事呀，警察又没在家吧？”女人说的警察是指老羊头的媳妇。老羊头走进屋里，一下坐在沙发上说：“你弟弟到换房站闹去了，是你让他去的吧，吵翻天了，老周、冯山、李副科长和各所来帮忙的人全在场，你让我的面子往哪搁！你弟弟不就想要一间房吗？我也没说不给他呀。你这院里的房全租出去了，他要真没地方住，先上这院里住不行呀！”

女人用手指着嘴说：“小声点，西屋里有人，他要跟我一块儿住，我这常来朋友，多不方便呀！你这号人来了，碰上了怎么说？”

“你劝劝他，别上我那闹去了！”

“我爹妈活着时，都管不了他，我爹妈就是让他给气死的，他要是听人劝，还进不去呢，在里面蹲这几年，也没学好！”

“我这要是不答应他，他明天还去闹，可怎么办？”

“答应他什么呀？”

老羊头皱着眉说：“他要一间房，要不就给他办个出国护

照！”

贾局长把吕西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身子往转椅上一仰说：“换房站让张剑坡接老周的班，你看怎么样？”

吕西村用双手抹一下自己的脸，他的两个颧骨挺高，双眼皮，大眼睛，长得像越南人。他感觉脸上发木，用手抹一下，沉下脸，不假思索地说：“他当站长，我得辞职，谁心瞎眼也瞎，看上他了！”说完走了出去。

贾局长在转椅里呆坐了好一会儿，用手抹了抹秀发，想端自己的茶杯，好半天没转过身来，好像转椅坏了一样。贾局长认为，吕西村根本没把我这个局长放在眼里，有机会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论吕西村的人际关系，论吕西村房管方面的业务水平，论吕西村的胆识，哪方面也不比贾局长差，就因为贾瑞贞特别会以美色攻关，当上了局长，吕西村很不服气。对于吕西村的轻视，贾局长心里涌起一股愠怒。

老羊头找了一趟保卫科，保卫科的人连来也没来。老羊头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只顾与情人调情说爱时的痛快，没想到招来一大堆的麻烦，他的名声坏了，威信丢了。换房站的人们眼睛里闪出异样的目光。一想到那小子过几天还得来闹，老羊头心里便压上了一块石头，使他喘不过气来。老羊头感觉孤立无援了。他想，应该找个帮手。他找到张剑坡，大张人高马大，那小子再来闹腾，大张往办公室里一站，他就得怵头，就得肝颤。“我最近心脏不好！”大张说。他缩了一下脖子。老羊头平日总与年轻妇女打连连，真遇上事儿，年轻妇女谁也帮不上忙，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他感到没有哥们儿的难处，好像马上冲进一伙人，当着众人的面要毒打他一顿。他说话的声儿全颤了。那小子提出两个条件，要么给他一间房，要么给他办个出国护照，这两件事



儿，哪件也不是那么好办的。他对张剑坡说：“这几天，他还得来找我，听到动静你就过去，帮助说几句话，帮助站脚助威！事后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我跟您说了，我最近心脏不好，血压有点高，给您帮不上忙，回头再添乱！”张剑坡说。

老羊头不得不找到冯山，求冯山帮忙。冯山说：“那小子踢门那天，我就想揪着他，跟他说道说道。这点事儿我明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您别管了，这回他要来，我先让他赔门，他大闹办公室，妨碍公务，他没理。他要讲理，我就跟他讲理，他要不讲理，动起手来，我打他一个半残，我是正当防卫！”

“尽量别动手，别把事情闹大，跟他姐姐来往的时候，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麻烦，女人就是麻烦，色是剔骨钢刀，这话一点不假呀。冯山——等完了事儿，我得好好谢谢你！”

“谢不谢的倒不吃劲，有什么违法的事，有公安局，有法院呢，轮不到他管，我看他就想敲诈你一笔！”

“有这样的哥们儿在，我心里塌实了，还得跟你这样的人交，仗义。张剑坡不行，遇事就缩了，可怜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我这事他不想帮忙，还给弄的满城风雨，他这人嘴没德行。他也傍着一个娘们儿呢，他别出事，出事我也得……”

冯山慢慢地说：“听老周说，他这人就那样，别人有事儿，他看哈哈笑。”

老羊头说：“朋友有事儿，他耷拉肩膀，该上坡时，他掉链子，该帮忙时，不帮忙，这小子！”

老羊头不是心中无数的人，以后张剑坡出事儿，老羊头准保“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老羊头知道，有个女的老来找大张，到大张办公室，一聊就是一个多钟头，早晚得出事儿。

张剑坡总是背后嘀咕人。他恨周站长，私下散布周站长上班时间去郊区去钓鱼，散布他私心杂念太重，散布他领导无方，瞎